

把最坏的日子过成最好的时光(上)

◆ 简平

说痛太轻

新年总是为人们带来欢欣,因为我们总是将希望托付给新的日子。窗外响起了爆竹声,但我却厌烦地将手指堵住耳朵,对于我而言,这有什么意义呢?一周之前,我刚刚动了胃癌切除手术。我书桌上那只沉重的大理石台历架已经用了近三十年了,每当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,我总是欣欣然地换上崭新的台历,可我现在根本就不想换了。是妈妈帮我换上新的日历芯子的,那封面上标着鲜红的纪年。妈妈一边换一边对我说:前面有那么多的日子在一天天地等着你呢。

等着我的 2012 年开始后的第一个月,是我迄今不敢回首的最为痛苦的日子。现今,“痛并快乐着”成了一句挂在人们口头上的流行语,其实,当人们说这句话的时候,是没有什么痛感的,痛是那么轻飘,那么浅浮,那么短暂,所以,才会与快乐相连,真实的痛何乐之有?

我出院之后,手术切口的疼痛非但没有与时俱减,相反,拆了第二次线之后,愈益加重了,不仅仅是我可以看到长长的伤疤的表层之痛,而是深入内里,明明刀口是竖向的,但最痛处却是肋骨下整个横线状体,正所谓内外交织。对于这种状况,所有的人都跟我说,伤口慢慢会长好的,等到长好了,也就不再疼痛了,连我的主刀医生也是这样说的。但是,处于疼痛中的我,是等不及如此“慢慢”的,我希望指日可待,以致二十多天后,我终于忍无可忍地给主刀医生打去了电话,让他告诉我一个明确的时长。当然,这是枉然的,于是,每一日都是等待中的痛楚的煎熬。

作家简平 2012 年确认罹患胃癌,在家人朋友,尤其是母亲的鼓励下渐渐走出阴霾,可母亲却在这个时候被查出患肝癌。在最坏的日子里,作者却重新观察起了生活,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、勇气、坚毅和力量,以及生命的意义和价值,并和母亲一起度过了最好的时光。



身陷抑郁

由于只能进食半流质,而且一次还是甚少的量,所以,在这一个月里,我眼见着自己一天天地消瘦下去。这是体重降落最为剧烈的日子,从手术前的 59 公斤一路下滑,暴跌至 41 公斤,真正是皮包骨头,人瘦如柴。一位好友在我开刀前曾去医院看望过我,现在又来家中探视,他直言说“判若两人”。我知道不能一直躺着,我得多活动活动,可是由于元气大伤,我一点气力也没有,一下地就心慌,两脚打飘。我只能在房间里慢慢地移步,一个短短的来回需要花费许多的体力和时间。在小小的屋子里这么度量人生的长路,让我备感此生的艰辛。我更多地是坐起身来,背靠着床板或是棉垫,有时则是半卧半躺。不料,这样的姿势导致了颈椎病的复发,甚至刚刚好了一阵的“五十肩”卷土重来,我的整条脊柱、脖子、两个肩膀以及手臂、双侧下颌都剧痛到几乎不能碰触。

我深陷抑郁之中。

这是上海最冷的日子,连新闻里都说这是最近二十七年来最为寒

冷的一个冬天。我天天感受着的只有彻骨之寒,从来没有再看到过阳光,一切都是黯淡阴沉,四周布满黑洞,心里每时每刻都在下雨,雨丝冰冷而连绵。“绝症”这两个字缠紧了我,对死亡的恐惧让我终日失眠,感觉死之将至,无边的泥沼正将我一点一点地吞噬。我在苦苦地挣扎,但任何挣扎都是徒劳的。当一个人天天睁着眼睛,熬过漫漫长夜,这个时候,不要说快乐,连活着都愿意放弃了,没完没了、接踵而至的病痛让我丧失了生活的勇气 and 信心。

正是因为有着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,所以,时至今日,我从来不敢轻言痛苦,痛是人的一生中最难以表述,最难以传达,最难于诠释,最难以理解的一种状态,它归属于人的尊严,丝毫不容亵渎。

妈妈来了

我是很偶然地被查出罹患胃癌的,当我在医院里拿到病理切片报告后,这才将自己的情况通报给了家人。我表现得相当镇定。但是,当我想着要不要告诉妈妈的时候,突然间变得心情沉重起来。妈妈已经七十五岁

了,我的患病会不会让她太过担心,甚至带去打击,而她能不能经受得住呢?我揪心极了,最后,我与家人商定,暂时瞒住妈妈。可是,当我动完手术回到家里时,一打开楼门,便听到妈妈的声音从四楼楼道上响亮地传了下来,“你们回来了是吧,我已经等着了!”听见这声音,我心里既欣喜又非常不安。我至今不知道妈妈是如何得知消息的,我曾经想问,但始终没有问,那是因为我早已有了答案:母亲的心是与儿女牵连在一起的,一悸一动,都会感知——母亲是天生的儿女们的先知先觉者。

我见到妈妈了,她微笑着,看不出一点担心、焦虑的神态,仿佛什么都没曾发生过。待我在床上安顿好,她像我还是孩子的时候那样,用手背试了试我的额头。这时,房间里开了空调,温度很高,可我感到妈妈的手却凉凉的。她在我的床边静静地坐着,只对我说了一句话:“我以后每个星期三都会过来陪陪你,一起聊聊天。”

走过冬天

3 月 14 日,又是星期三,妈妈照例一早就来了。一进门,她就说今天太阳很好,有点春天的感觉了。等到大妹妹也来后,妈妈说,我们一起去大宁灵石公园走走吧。见我有些犹豫,妈妈动员我说,不要一直呆在屋子里头,出去晒晒太阳,心里也会开朗起来的。我不想让妈妈有太多的失望,也便答应了。妈妈非常高兴,可我还是抖抖了。于是,妈妈一边安慰我,一边与大妹妹一起帮我穿上两套棉衣棉裤。我蹒跚肿胀,拖拖拉拉地出了门。

妈妈和大妹妹站在路边,扬手

招呼出租车。虽然我还有些不情不愿,但这毕竟是我手术之后第一次去了公园。三月中旬的上海,春寒料峭,北风犹劲,但在大宁灵石公园内,我真真切切地看到满眼都是爆出嫩芽的垂柳,不由得想起李白“春风柳上归”的诗句。妈妈指着天空问我:“你看到那片云了吗?像不像一匹匹马?”我们抬起头,看到湛蓝的天上万马奔腾。我现在知道了,妈妈是很喜欢看云的,她觉得云海辽阔,瞬息万变,神奇莫测,给人带来许多的惊喜,而那些祥云还昭示着平安和吉利。我在万马奔腾中真的听到春天的脚步声了。我想,这个特别寒冷的冬天终于就要过去了。

执著行事

春去秋来。天开始渐渐冷了,我打电话给妈妈,让她周三时不要再来了,可妈妈说,不行,都一个星期没有见到你了,我不放心的。她还是每周提着大包小包地来看我,那时 21 路无轨电车因为修路改道,这样,妈妈得多走上很长一段路了。

11 月 28 日,下了好多天的阴雨停歇了,太阳出来了,虽然阳光淡淡的,却很暖和。妈妈一早八点多就来了,又是提了很沉的东西。我心疼地责怪她为什么不叫出租车。妈妈只翕了翕嘴唇,没有说话。事实上,如果她想使用七十岁以上老人的免费乘车证,那么,她必须七点前出门,因为早上七点到九点系高峰时段是不能使用的,而那个时段非但叫不到出租车,妈妈也舍不得花钱;但九点以后出来,她会觉得到我这里时太晚了。妈妈就是这样细细地体贴着我,念着我,她不解释,只是执著地行事。

唐山抗震救灾亲历记

游玉云



3.行军途中

连长觉得失礼了:“对不起!请问老同志,前面是什么地方?”老师傅哼了一声:“蓟县。”他从我身边擦过的一刹那,我灵机一动,敏捷地掏出在车上草写的信,压低声调:“老师傅别生气!请帮个忙,将这封信寄往上海——我的家!”他接住信:“俺一定帮助,请放心。”事实证明,我在奔赴灾区途中写给家里的信,正是这位老师傅及时帮助寄出的,父母收到我的信也就放了一半心。

蒙蒙的雨水似帘子往下垂落。山脚下,一条公路如腰带从一座村庄中央穿过。路上,挤满了人。有的手持衣服顶在头上;有的手抓花花绿绿的塑料布举在头上;有的手举锅盖或面盆套在头上。连长命令指挥排全体人员去说服群众让道。指导员组织炊事班战士把一块块约半斤重的牛肉分发给我们。我猛咬一口这半生半熟的牛肉块,哎哟,咸得够呛。但是,十多个小时粒米未进的我们,在行军途中能吃上一块盐水清煮牛肉可谓是美味佳肴了。

雨越下越大,车速越来越快,我们渴得要命。水,摇摇晃晃的车厢里哪能有水?突然,战友晋太问:“雨水能喝吗?”“能喝!”我和战友们猛然醒悟,拿出军用茶缸就去接直泻而下的雨水。须臾,茶缸里蓄进了水——天无绝人之路也。

夜幕笼罩着蓟县,黑压压的人群遮住了所有的街道。我们的司机借助炮车灯光,拼命掀喇叭。正在这时,满城的人发狂地喊:“又震了!又震了!”我们顿感锥子刺心,站在车尾注视着眼前的一切:昏暗的房舍此起彼伏地接连倒塌。我清清楚楚地看到公路旁一幢二层楼房分崩离析地倾倒了,顷刻成了一堆废土。炮车依然疾速前进,车身摇摆晃动更为剧烈,战友金佩贤和晋太和要不是被我们拽住,早就从车上掉下去了。

蓟县至玉田的公路上,不计其数的车辆直往唐山方向飞驰。我们的车掉队了,驾驶班长急得冷汗直冒,竟然以 90 至 100 公里的时

速拼命向前追赶。我们都将帆布腰带连在车栏板上,互相拥抱着不放,任凭炮车高速行驶。

到达丰润县城,我们追上了连队的车。明晃晃的车灯下,我们部队三连和六连相继有四辆车翻倒在路旁的沟里,其中六连连长在翻倒的车下拼命挣扎,似乎口中喊着什么。然而谁也没有停下车来抢救,只能强忍住泪水弃之而去,把这突发的难题留给后续保障部队了。

约摸 10 分钟以后,我们部队所有的车辆都靠在路边熄火了——团长坐的吉普车也翻到了沟里。营长犹豫起来:救?还是不救?突然,团长从翻倒的吉普车里爬出来,抹了一把满脸的污泥,发现这么多车子停着,惊魂甫定地急迫命令:“不许停车,赶快开车!快!冲向目的地!时间就是生命!不要管我!”话音未落,团长一个大跨步跳上营长的车,若无其事地又率领我们前进了。

某部唐山通信站。值班员和守机员正在机房里检查机器仪表工作情况。怎么搞的,脚下颠簸得好厉害呀,轰的一声,他们被一股无名之力托起两尺多高忽地又掉下。“哗啦”,泥土砖块纷落,房屋“咔嚓”作响,机房前后旋飘,不好!冲出去!冲出去就是生者。

机房仍在颤动,他们没有冲出去。值机员双手抱住仪表机器,身子护住载波机。守机员刚抓住总机台一角,电源突然中断了,顿时一片漆黑。恐怖的黑暗中,机务班长带着战士们扑向机房:“冲上去!抢救通信器材!”班长和战士们冲进机房,立即把仪表、器材、资料等物抱了出去。

现在,班长成了最高职务者,机务班长自告奋勇地担任了通信站的非常首长:“同志们,现在情况万分危急,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沟通联络,赶快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灾情。现在一分一秒都关系着千万人的生命,为此我决定组成三个战斗组立即分头执行紧急任务……”

守机员带领第一组三名战士,首先冲进半面墙壁摇摇欲坠的油机房,发动了柴油发电机,使载波机房里灯火重新亮了起来。随即检查电话用户线路、载波机和总机设备的损坏情况。还好!这些通信设备吃了点皮肉之苦,未伤筋骨,只要明线检修成功就能使用。

47.奋起反击

“既然是她的记录,给我看看她的笔迹。”金赤名伸出手,奇怪,并不离开位子。他要验明正身。这只老狐狸!“怎么?你不相信我不妨念一段给你听听。”我翻到红塑封套笔记本的第一页,空白页,我像模像样捧着念起来。“初春的一个黄昏,我应约到金副厂长办公室,他说有重要工作商量。我有些忐忑不安。这些日子他看我的眼神,像饿狼。他要我脱去外套,我顺从了。随后,他不由分说地撩起我的 T 恤衫,罩住我的头……”后来才知道这只是一场噩梦的开始……”

“够了,他大声喝断,这女人不是货……”随即,他口气缓和下来,“陈侦探是块料,没有你查不到的。这样吧,我们做笔交易。”

“好呀,我也这么想。不瞒你说,这账本还没在我手里捂热。不过,没关系。这东西只对你有用。拿去好了。”我佯作递过去,却又把手缩回,“不过,你先要回答我三个问题。”“什么问题?说吧。”可见金赤名要那本红账本心切。

不知吴敏能不能脱身赶来?还有小李和苏心秋有没有联系上小赵?我多么希望他们姐弟能亲自扭住他们的仇人。我想拖延时间,便说:“好吧,你听好了。眼下这个案子是从三年前一段艳情引发的一份君子协定开始,一个流氓和一个伪君子签订的协定,因为你性无能,一般人想不到是你。对不起,因为与案子有关,我不得不告诉你儿子并非你所生,你为什么视如己出,并非出于你的善良,而是为了后继有人,把别人的儿子培养成跟自己一样的人,让社会多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,因为你自以为很成功,包括整人!接下来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,既然你性无能,为什么还要与林艳红继续纠缠?”

金赤名垂下头,很不情愿回答。我拍拍信封:“要不要这件东西?我只是好奇,这里只有你我,说说无妨。”

“别人能得到的东西,我为什么不能得到?这个女人年轻时是西浦一枝花,人见人爱,而且有情调,我也是男人……”

“既然是你想要得到她的,为什么还要摧

残她?”他惊愕不已,又恶狠狠地说:“上天对我不公,对得不到的东西我就要毁掉!”我不由得打了个寒战:“你为什么还要害她?”“她要的太多,荣誉、职位,还有别墅……”

“我倒看她要的不多。按君子协定,五五坐地分赃。(这个分法,我是瞎猜的。)而且你腐化在先,她老公要挟在后。三年前,钢材从黄浦江上运来,由光头、一记头他们直接藏在二号仓库里。还没出手,你就吓唬三叉戟带了你给的一百五十万仓皇出逃,他是你的隐患嘛。后来又从二号门偷运出去,卖了九百万。按协定,你还差三叉戟三百万。这笔账我算得没错吧?而林艳红带去西浦渡口的保险箱,只放得下三十万……”

“她是要英镑!”

我闷牢,三十万英镑相当于三百万人民币,谁都会换算。

“好了,把本子给我!”恶鬼又一次伸出手,并不离开座位。

我在拖延时间。吴敏怎么还不来?至少小赵应该会赶到:“行,遵守承诺,拿去。”

说着,我把红塑封套笔记本扔到 he 桌上。我也与他保持距离。

他拿起本子,双手颤抖地翻开本子一看,勃然大怒:“你小子诈我!用伪证是犯罪——”

我笑了,从风衣口袋里掏出录音笔:“不这样,我怎么取证?这里有你的口供。”

他重新调整姿态:“这定不了我的罪。你小子跟我白相,嫩着点!”

我确实要跟他慢慢玩,玩到吴敏、小赵赶到,他们怎么还没来?我说:“可有两点足够定你死罪,一、这笔钱是倒卖钢材所得,由于你为三叉戟担保进行诈骗成功,冤死了江家两条人命。二、因为这笔钱分赃不均,你设计害死了林艳红……”“证据。”

我强抑愤懑,说:“是的,曾一度没人能证明你是担保人,因为你用了易容术出面担保,并拍下一张照片作伪证,为自己开脱。可林艳红保存了另一张,即她和你 的情侣合影。我审问了死者,她说,杀她的是她的情人。照片证明了那个情人就是你。”

他蔑视地笑起来:“哈哈,死人会开口,谁信!”

红账本之谜

项纯丹

